

談「人皆含靈」

高明道

依傳統印度佛教的理解，眾生由於無始以來的造作，今世就呈現千差萬別的樣貌，因此契經中也理所當然談到有的人頭腦不錯，有的人卻心智不足，毫不忌諱地透過各種故事（「譬喻」）襯托出賢、愚之別。此背景下，讀到中國的《禪林寶訓》裡趙宋南康軍雲居寺沙門釋高菴，亦即善悟禪師，寄給李都運的信上聲稱「衲子無賢愚」，難免會愣了一下。不過繼續往下看——「惟在善知識委曲以崇其德業，歷試以發其器能，旌獎以重其言，優愛以全其操，歲月積久，聲實並豐。蓋人皆含靈，惟勤誘致」——，便可深深感覺到善悟禪師是站在教育的立場指出「衲子無賢愚」，而並非提出違背佛理的見解，正如康熙年間楚衡雲峰沙門頻吉智祥的《〈禪林寶訓〉筆說》所謂：「此篇謂住持當殷勤誘掖，使學者得以成其美材也。」

智祥對高菴這番文字的詮釋用提綱領、補詞語的方式，幾乎以清代的「白話文」闡述說：「此節明人才在知識曲成。凡為衲子原無一定是智是愚，惟在師家委婉曲成，使他進德修業。時中令勤勞以磨之，將事務以試之，使之發其美器才能。更須旌表之，獎勸之，以崇重他所發之言；又要優待之，眷愛之，以曲全他所持之行。如此從年至歲，日積月累，久久之間，使其聲名、行實二者俱豐。豈不為善知識之方便作成之也？」且特地針對「人皆含靈」加以釋義道：「蓋人皆含具有靈知之性。此性乃種子也。其助發靈苗要藉外緣，故須在殷勤誘致也。」避免讀者誤以為華夏空門的師父提倡靈魂之說。

《〈禪林寶訓〉筆說》把「靈」講解為「靈知之性」，並強調這邊的「性」指的是一種潛力。既然只是「種子」，自端賴外在助緣（善知識的引導），才能萌芽，獲得發揮。但它到底是什麼的種子？就唐朝古德的看法論，是智慧的種子。參慎水沙門玄覺撰《禪宗永嘉集》的《奢摩他頌》說：「忘緣之後寂寂，靈知之性歷歷，無記昏昧昭昭，契真本空的的。」甚至宋人直接將此「性」看成智慧，像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的《〈心賦〉注》：「所言『般若』者，即一切眾生自心靈知之性耳。」這也可以參考明末清初華嚴老人聖可德玉著《〈禪林寶訓〉順珠》給「人皆含靈」的闡釋「人人具有如來智慧德相」及該句所淵源的唐綿州刺史裴休《〈注華嚴法界觀門〉序》：「世尊初成正覺，歎曰：『奇哉！我今普見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！』」裴休此話又以唐終南山草堂寺沙門宗密《原人論》引述的《如來出現品》為根據：「大覺……開示靈覺真心清淨，全同諸佛。故《華嚴經》云：『佛子！無一眾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。』」

照德玉、智祥的體會，人乃至一切有情，盡具實現佛智的潛力，問題就在助緣具足與否。當然，其他含識跟人相比有段距離，正如元代《天如惟則禪師語錄》所云：「物之與人同稟靈知之性也。物雖不若人之最靈，然其愛身惜命之情、畏死貪生之念，則與人無少異也。」至於輔助的因緣條件，除前面所提根器上的差異外，智祥還特別注意到有心學習佛法的人在不同時代情況——

是正法、像法抑或末法——就有迥異的機會開啟智慧，並不是全然看個人本身。因此，《與李都運書》總結表示：「學者才能與時升降：好之，則至；獎之，則崇；抑之，則衰；斥之，則絕。此學者道德、才能消長之所由也。」這的確是我們從事佛教教育者應銘記在心，以免失職。

1325

